

武警行刑枪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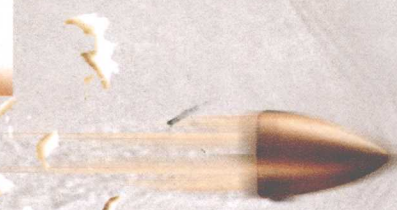
建国60年来，中国首部描述
武警行刑枪手的长篇纪实小说

主题词：死囚、枪毙、武警行刑枪手

不是传奇，
“红色死神”的生活纪实

罗学知 **作品**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一颗冰冷的子弹，一条温暖的生命。
扣动手指，断送人命。是否真能那么轻松？

一个连鸡都没有杀过的普通武警新兵，要经过怎样的训练和磨砺，才能成为合格的行刑枪手？面对一次次的罪恶与死亡，他还能不能有正常的生活和爱情？



武警行刑枪手



罗学知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武警行刑枪手 / 罗学知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80765 - 085 - 0

I. 武… II. 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3339 号

上架建议: 军事小说

武警行刑枪手

作 者: 罗学知

责任编辑: 张丽侠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333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65 - 085 - 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李铁兵出生在陕西渭河流域山区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母亲在家种地。除了寒暑假，父亲难得有空闲，母亲常年是忙完了外头忙家里。因为连续生了两个女儿，父母很不甘心，希望能有个男孩，于是他们冒着被罚款的风险，又生了李铁兵，终于如愿以偿。

李铁兵在家中排行老三，是最小的，也最受宠爱。父亲给他取名“铁兵”，是希望他易养成人，像铁打的一样坚强结实，将来前程似锦。但实际情况却与他的名字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李铁兵从小体弱多病，父母亲三天两头背着他往村里赤脚医生开办的医疗点跑，不是打针就是抓药。这种情况直到李铁兵五六岁上才开始有了好转。但是身体瘦弱的他，在七周岁上学后，在班上的同龄人中仍是个头最矮小的几人之一。

李铁兵在以后的学生生涯，一直到参军入伍当上武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不善言辞、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的文弱书生。熟悉李铁兵的人们，谁也不曾想到，他后来竟成了一名令那些凶残暴戾、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嗜血罪犯闻风丧胆的武警铁血卫士，在死刑犯执行场上叱咤风云的枪手。

武警行刑枪手

第一章

李铁兵第一次枪毙死刑犯，子弹打偏，口吐血沫的
罪犯大叫补枪，李铁兵反倒被吓得尿了裤子。

行刑的车队一字长蛇阵排开，风驰电掣地往郊外的刑场奔驰。五辆警用摩托车成人字形排列，拉响警笛，闪烁着警灯，在队伍的最前面开道。担负执行死刑任务的武警枪手紧靠两边的车帮，站在一辆军用绿色敞篷大卡车上，驾驶室的顶篷上架着一挺转盘式轻机枪，机枪手紧握枪把，凌厉的目光警觉地注视着前方。气氛凝重而肃杀。惶恐、紧张、新奇、神秘、亢奋、焦躁……复杂的情绪支配着李铁兵，他的双腿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哆嗦。此刻他的心情，一点也不比那些死刑犯轻松。

和平的时代，可能夺取别人生命的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故意杀人的罪犯，他们出于或仇恨、或谋财、或偷情等目的，采取种种卑劣凶残的手段隐秘地杀人；第二种是武警行刑枪手，他们受命于司法机关，对被依法判处死刑的罪犯，在刑场上公开执行枪毙。

李铁兵做梦也没有想到，连鸡都不曾杀过的他，在结束了新兵连生活分配到中队的第二天，就摊上了对一名死刑犯执行枪决的任务。这一次，南江市召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公开打击处理大会，共集中宣判二十七名犯罪分子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对九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执行死刑。本来，这种任务不会安排新兵来担任。但是，就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夜里，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原来安排的一位执刑枪手突发阑尾炎住进了医院，中队里又找不出合适的老兵来担任替补枪手，中队领导们想来想去，想到了李铁兵。在新兵连训练结束时的射击考核中，二百米半自动步枪射击，李铁兵以十发子弹四十九环的优异成绩高居榜首，成为全新兵连的冠军。因此，中队领导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把李铁兵拉上去当一次替补枪手。

那是从新兵连分到南江武警支队南江中队的第二天，即1985年2月3日。第一天举行授枪仪式，恰好第二天就赶上南江市召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宣判执行大会。当中队长薛成向李铁兵下达这一任务时，李铁兵一下子蒙了。他嗫嚅着对中队长道：“中队长，我长这么大，连鸡都没有杀过一只，还是让别人干吧！”

薛成两眼一瞪，盯着李铁兵，好大一会儿才开口道：“这事儿我看就你最合适。”接着开导他：“大姑娘坐轿总有第一次，你是一名正儿八经的武警战士，

不会干和不敢干是两回事。枪毙罪犯和杀人也是两回事。再说又不是你一个人上场，你怕什么呀?!”

矮胖子郝金标也在旁边怂恿他道：“老乡，干吧，这是首长对你的信任，别人想干还摊不上呢!”

李铁兵无奈，只得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到班里，他一整夜都想着这件事，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枪毙死刑犯，对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神奇而刺激的。

李铁兵念初中时，曾经遇到过一次观看宣判执行大会的机会。那次，宣判执行大会的会场就设在中学的大操场里，当时还为开宣判会特地搭起了主席台，扯起了扩音器和高音喇叭。为了让学生参加宣判大会接受教育，学校特地将课程调到了星期天。听说会后要枪毙人，李铁兵觉得又新奇又刺激又惶恐。宣判大会上领导做的报告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有法院宣判布告他断断续续地听清了几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极其恶劣，实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某条某款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大会结束后，一男一女两名死刑犯分别站在两辆敞篷大卡车上，由两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押着，背上插着一米多高的令箭状的死囚标。由摩托车、大小车辆组成的执行车队迅速地发动，其中一辆大卡车上是架着机枪和挎着长枪的武警官兵。车队飞快地驶出会场，人们拼命地追着车队奔跑。然而，两条腿怎么能追上飞转的汽车轮子？等李铁兵和他的同学们气喘吁吁地追到离刑场还有一里多路的地方时，就听到了“砰、砰”两声枪响，等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用做刑场的山坡上时，只见那一男一女两名死刑犯仆倒在地，胸口被子弹洞穿，伤口淌出的血染红了地面的青草。跟踪追来围观的人们，远远地看着死刑犯的亲属在尸体旁燃放鞭炮，烧纸钱……

那时候，因为没有亲眼目睹枪毙死刑犯的场面，李铁兵觉得挺遗憾的。没想到如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自己竟然要操枪去枪毙死刑犯！李铁兵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恐惧、新奇、神秘和刺激的感觉交织在一起，让他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后，中队破例没有安排早操晨跑，中队长薛成通知参加宣判执行大会的武警战士，立即到中队食堂里吃早餐，七点钟准时登车出发，赶往市公安局看守所。今天的早餐是大米稀饭、肉包子和白糖花卷。李铁兵生怕耽误了上车的时间，狼吞虎咽地喝下一碗大米稀饭，吃了两个肉包子，便赶紧站到军用大卡车旁待命。七点差五分，中队长薛成一声令下，大家便全副武装地集合站队上车。机枪手把机枪扛了出来，架在卡车的驾驶室顶棚上，车子便风驰电

掣地往市公安局看守所疾驰而去。

进入市公安局看守所大院才发现，负责押解人犯的公安干警早已到达了。听说他们是早晨五点半吃饭，六点钟出发来到看守所的。那些要在大会上宣判亮相的人犯，从看守所的监房里被提了出来，双手被小指粗的麻绳反绑到了背后。那九名将要在宣判大会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死刑犯，眼下被五花大绑着，胸前挂着一块大纸牌，上面用粗大的黑字写着他们的罪种和姓名，姓名都用红笔打上了叉。薛成中队长指着一个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的家伙，对李铁兵说：“你执刑的对象就是他。”

李铁兵一看，这人三十五六岁，理着光头，眼仁白多黑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暴戾残忍的家伙，他胸前的大纸牌上写着“杀人犯武煜奎”。

这家伙见李铁兵在打量他，毫不在乎地对他说：“小兄弟，手脚利索点，把活儿做干净点呵！”

李铁兵不知武煜奎是什么意思，也不晓得如何回答才好。中队长薛成赶紧替他回答道：“放心，别看小李年轻，他可是队里新来的神枪手，不会让你吃亏的！”

后来背着武煜奎，薛队长才给李铁兵解释道：“被处决的死刑犯都希望能够一枪毙命，少受一些痛苦，所以胆大的死刑犯往往都会跟枪决他的武警枪手说，把活儿做干净点，不要拖泥带水的。”

一位公安干警拿着粉笔，在每个死刑犯背上相同的位置，画上一个拇指大小的圆圈。看到李铁兵一脸困惑的样子，薛队长告诉他：那个圆圈标示的是心脏的部位，是为没有经验的武警行刑枪手指示射击部位的。执行枪决，要求枪手直接向心脏要害位置射击，以求达到一枪毙命的效果，这样可以减轻死刑犯临死时的痛苦。等到了刑场上，执刑命令下达后，只要将枪刺顶在那个圆圈开枪，基本上就万无一失了。薛队长要求大家特别是新战士平时要练目测，人的心脏位置，处在人体中心线略偏左、肘关节以上五公分（约三根手指并拢宽度）的地方。自从第一次担任行刑任务以后，李铁兵和郝金标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下意识地练目测的习惯。见到陌生人时，看一眼对方的头脸后，眼睛往往就会寻找人家心脏所处的位置。这是一般人根本觉察不出的职业习惯，只有他们自己或者同行能明白。

七点半钟，检察官和法官也来到了市公安局看守所。法官带来了死囚标，这是一块一米五左右长度的楠竹片上糊着厚实的白纸制成的令箭状的东西，武煜奎的标上写的是“枪毙杀人犯武煜奎壹名”，其他死刑犯的依此类推。

七点四十分，押解人犯的车队由公安摩托车拉响警笛在前开道，浩浩荡荡地向设在市体育场内的宣判执行大会会场进发。

八点钟，押解人犯的车队鱼贯进入市体育场，这时体育场的场内和四周的看台上已是人山人海，站满了与会的群众。

八点十分，大会正式宣布开始。首先是由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南江市前一段的严打斗争，肯定了取得的成绩，主要是侦破了大批重特大案件，抓获了一批负案在逃、批劳教在逃和批捕在逃的重大逃犯，摧毁了一批包括黑恶势力在内的犯罪团伙，为国家和人民挽回了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全市治安形势明显好转，刑事治安案件稳中有降。但是——政法委书记话锋一转道：“我们对前段严打斗争的成效不能估计过高，更不可盲目乐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是，严打工作发展不平衡，有死角死面存在，有些地方的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有些隐藏很深的犯罪分子并没有挖出来，还有少数犯罪分子仍然在顶风作案，兴风作浪，逍遥法外。各级领导要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检举犯罪线索，与各类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最后，他严正警告那一小撮犯罪分子，只有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向政法机关投案自首，坦白交代，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才是唯一的出路。

李铁兵悄悄向自己身旁一位担任执刑任务的武警老战士打听：“执刑的刑场在哪里呀？”

“我也不知道，恐怕薛队长也不一定知道，这是保密的！”

“我们都是参加执刑的武警，还对我们保密吗？”李铁兵大惑不解地道。

“刑场是公、检、法三长共同踏勘选定的，除了他们，只有在车队最前头开道的摩托车驾驶员知道。我们知道不知道无所谓，跟随车队走就是了。你新来乍到，还不知道保密规定。公安的保密纪律是：该你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打听也白搭，不会告诉你的！”

市政法委书记的报告结束后，紧接着是市公安局局长宣布依法逮捕的人员名单，宣布一个，就由公安干警押上台亮相一个。依法逮捕人员宣布完毕，法院院长宣读布告，开始是判处有期徒刑的，最后是判处死刑的。每个死刑犯都由两名公安干警押解，宣判一个，法官就在其背上插一个死囚标。宣判快结束时，警车、摩托车都开始发动起来，马达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所有押解执勤人员均登车待命。宣判完毕，最后一名死囚被押上刑车，车队便在开道摩托车的引导下驶出会场。

驶出会场后，车队立即分为两路，押载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人犯的车辆组成一队驶向看守所，而押载死囚的车辆组成另一队驶往事先踏勘选择好的刑场，准备执行枪决。车队要经过的路口和街道，早就有公安干警及治安保卫人员

实施警戒和交通管制。

一驶出城区，执行死刑的车队便加速疾驰。沿途执勤的公安干警和开道的摩托，已让所有在路上行驶的其他一切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停车避让，以便执刑的车队一路顺利快速行驶。李铁兵所乘的武警军用卡车，紧跟在指挥车后面。在他们的车后，便是九辆押解死囚的敞篷大卡车。再后面便是检察院、法院的车，司法局的法制宣传车以及有关领导的车辆。在车队后面殿后的是公安局的警卫车。第一次参加执刑任务的李铁兵，开始只觉得很新奇很刺激，自己全副武装地站在军用卡车上，很神气很威武。他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死囚家属亲友拦车闹事甚至劫法场，以确保顺利执刑所必须的，直到多次参加执刑并经历了意外和曲折以后，他才真正理解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执刑的车队经过半小时风驰电掣的疾驰，来到城市西北远郊的一个山坳里。车队进入山坳后，殿后的警车停了下来，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立即跳下车，布置了第一道警戒线，把紧跟在车队后面跑的社会车辆和人员封堵在刑场一里开外。这些社会车辆，有的是受死刑犯家属雇佣来收尸的，但大多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前来看热闹的。

车队驶达山坳的刑场，刚一停车，九辆死囚刑车上押解死刑犯的公安干警，立即以飞快的速度架着死刑犯，一路飞奔到山坎下，喝令他们一字排开跪倒在地。

这时薛队长高喊口令：“各就各位！”命令行刑的武警枪手们，按照各自负责的对象，在其身后站好。

李铁兵刚站在武煜奎身后一米多远的地方，薛队长举起手中的小红旗，喊出了第二道口令：“预——备——”

这时，枪手们都拉动枪栓，推弹上膛，一片“咔嚓”之声接连不断。李铁兵也跟着推弹上膛，将枪刺顶在武煜奎背上画着圆圈的位置。

薛队长扫视了一眼行刑的枪手，见都推弹上膛完毕，便将手中的小红旗使劲往下一压，高声喊道：“执刑！”

“砰，砰砰，砰砰砰……”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李铁兵的手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枪声响过之处，那些死刑犯都一声不响地一头栽倒在地，污血从胸口汩汩流出。

只有李铁兵手中的枪没有打响，武煜奎还纹丝不动地跪在那里。顿时，刑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李铁兵，盯在李铁兵的脸上。李铁兵更紧张了，他只好闭着眼睛不顾一切地一扣扳机，“砰”的一声，枪响了，武煜奎一头扑倒在地。随即，他翻过身子，用吐着血沫的嘴大喊道：“补枪！补枪！快给老子补枪！！”

李铁兵望着武煜奎满是血污的嘴脸，和那一对瞪得像铜铃一般凶残的牛眼，一时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原来，李铁兵由于扣动扳机的一刹那闭上了眼，手一抖，枪口往上一跳，子弹偏离了心脏的位置，打到了武煜奎心脏上方的左肺部，他疼痛不已，便高声吼叫着“补枪”。

这时，薛队长忙从李铁兵手中接过半自动步枪，推上一颗子弹，将枪口顶住武煜奎胸口左侧心脏的位置补射了一枪，武煜奎经过好一阵挣扎，这才渐渐不动了。

李铁兵只觉得双腿内侧凉飕飕的，裤腿紧贴在了腿肚子上，这才发现，在惊恐中自己的一泡尿不知不觉地全拉到了裤裆里，幸亏没有被别人察觉。

李铁兵第一次执行行刑的任务就这么结束了！

李铁兵从小就向往着当一名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战士。

威武雄壮！他觉得男子汉穿上军装才最有阳刚之气。每当众男女同学们行走在大街上，偶尔与身着戎装的解放军军官相遇，同学们特别是女同学们，都会投去羡慕的一瞥，这使得李铁兵一次次地强化了要投笔从戎的决心。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国庆大阅兵，更让李铁兵大开眼界，深受鼓舞。

李铁兵所在中学大门外左侧不到五十米，便是一家射击摊点，摆摊的是一位姓周的大婶。李铁兵平时在外面玩耍，最喜欢的是射击游戏。用气枪瞄准十米开外的靶板上的小气球，射中一个，“叭”的一声就报销掉一个，很有趣也很刺激。家里给他的一点零花钱，他除了用来买生活与学习必需品之外，剩余的小钱常用来打气枪练射击。开始，他打得很不准，一角钱打不了两个气球就得下场。到后来，一角钱可以把整板五十个小气球一个不剩地全部打光，看摊子的大婶最怕他来打。

1984年高中毕业后，李铁兵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设在宝鸡市的一所省属师范学院的中文系。他的语文成绩最好，从初中开始作文就经常成为班上的范文，在全校性的作文竞赛中多次折取桂冠。父亲要他考中文系的目的，是希望他今后往写作方面发展，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可是这年冬季，李铁兵却在学校里报名应征，义无反顾地参了军。李铁兵虽然身体单薄瘦弱，但并无疾病，况且个头一米七八，这样的身高已经不算矮个头了，所以在体检中一路闯关夺隘，十分顺利地通过了。政审自然没有问题，也顺利过关。那一段时间，李铁兵心中就像吃了蜜糖一样甜，经常在睡梦中笑醒。几次做梦，他都梦见自己戴上了大盖帽，穿上了带金色肩章的将军服，正踏着解放军进行曲的节拍，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正步，行进在天安门前宽阔的长安街上，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前面是隆隆

开进的坦克和装甲车方阵，头顶上空是呼啸着列队飞过的解放军空军的银灰色的战鹰。

然而到了县城人民武装部，入伍新兵换服装时，李铁兵发现自己换发的军装与其他新兵的不大一样。一打听，其他新兵换发的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和二炮部队的军装，而李铁兵换发的却是武警服装。李铁兵一下子泄了气。接兵的一位佩带少校军衔的武警首长告诉他：武警也是现役，接受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双重领导，在人事管理上与军队实行一样的体制，比如提干、授衔、转业等和军队完全相同，与其他各军种、兵种享受同样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直系亲属也与现役军人家属一样享受军属待遇。经过这位武警首长的开导，李铁兵的心情才由多云转晴了。

使李铁兵感到意外的是，全班同学得知他参军后，为他开了欢送会，纷纷给他送纪念品，还和他照了一张合影。尤其令他兴奋的是，班上一位被同学们私下里称为“校花”的漂亮女同学郑雅丽，居然主动约他，提出和他交朋友。

郑雅丽在高中就与李铁兵同班，她的父亲是县文化局的局长，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家庭条件在小小的县城里是属于很有优越感的那一类了。平时在学校里骄傲得像一位公主，见了男同学目不斜视，从来不主动打招呼。高中毕业后，郑雅丽也和李铁兵一样被那所省属师范学院录取，也是中文系。就在李铁兵即将换上军装被部队接兵的首长带走的前三天，郑雅丽邀请李铁兵在公园里玩了半天，两人海阔天空，谈理想，谈抱负。言谈间，郑雅丽对李铁兵流露出由衷的羡慕赞美之情。

“铁兵，我真羡慕你。我要是个男伢，也会和你一样选择从军道路的！可惜我是个女儿身，这一辈子与军营无缘了。”郑雅丽称呼他“铁兵”，省去了他的姓氏，这是一种亲昵的表示，使李铁兵感到很高兴。

李铁兵道：“瞧你说的，女的怎么了，部队不也招收女兵吗？连飞行员也有女的呢！”

郑雅丽道：“嗨，招收女兵的指标少得可怜，几乎都是部队首长的关系户点名戴帽下来的，要不就是地市委书记以上领导的女儿。而且女兵们在部队里要不就是当医院的护士，成天与伤病员打交道；要不就是当个电话接线员，转接个电话什么的；还有的就是文艺兵，天天唱唱跳跳地下基层连队演节目慰问守卫边疆的部队官兵，真没劲，哪能像你们男伢参军呀，在部队里都是干轰轰烈烈的大事呀！虽说飞行员也有女的，全军那才有几个呀。”

“其实我觉得上中文系也不比参军差呀！以后的发展潜力大着呢。”李铁兵安慰郑雅丽道。

“算了，你别安慰我了。等几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像我妈一样去一所学校当一名教书匠了。”

“当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不错呀，以后在我们国家，尊师重教的风气会越来越浓厚。”

“再怎么怎么说也不能与你们军人相比呀！军装整齐，威武雄壮，意气风发，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到时候你该不会忘记我这个今天给你送行的老同学吧？”

李铁兵道：“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忘记你这位骄傲的公主呀！”

“算了，别笑话我了，我算什么公主呀，只是我的性格不愿意过于招摇罢了。我也送你两件小纪念品吧！”郑雅丽打开自己的小挎包，从里面掏出一个精美的日记本和一支“永生”牌自来水笔，双手捧着递给李铁兵。

李铁兵双手接过来，发现自来水笔只有七成新，他马上就认出这是郑雅丽自己平时使用的那支自来水笔，立刻就明白了郑雅丽的良苦用心。

郑雅丽调侃道：“送你一支旧自来水笔，你该不会失望吧？”

李铁兵高兴地道：“你当我就那么傻气吗？你用了它几年，我握着它时的感受，是任何一支新自来水笔都无法比拟的！”

郑雅丽微微一笑，道：“看来你一点都不傻。这支笔已经跟随了我三年，我每次用它考试都很顺利，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气！”

李铁兵冲动地道：“太谢谢你了！”他情不自禁地握住郑雅丽的一只手，只觉得她的手温暖而柔软。这是他第一次握住异性的手，心忍不住“怦怦”直跳，呼吸也加快了，浑身的血液在剧烈地沸腾，在加速奔流，他听到了自己沉重的喘息声。郑雅丽并没有抽出自己的手，只是说：“你打开日记本看看吧！”

李铁兵翻开日记本的封面，只见扉页上是郑雅丽那娟秀工整的字迹：

送别铁兵赠言：

祝你像展翅的鸿雁凌空翱翔，
祝你像出海的蛟龙倒海翻江，
祖国吹响了召唤的号角，
有志男儿就该入伍扛枪，
等待你立功受奖当英雄，
玫瑰花搭彩门迎你还乡！

郑雅丽 1984年12月12日

日记本里，还夹了一张郑雅丽的半身照片。李铁兵知道郑雅丽给他送照片意味着什么，他一下子沉浸在难以言表的幸福中。

良久，还是郑雅丽先说话：“走吧，时间不早了，我请你吃晚饭，也算是为你饯行吧！”

在公园僻静的一角，有一家特色小吃店。郑雅丽请李铁兵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

李铁兵换了军装上火车时，郑雅丽又邀集了几个男女同学，一道来到站台上为他送行。

火车拉响一声悠长的汽笛，缓缓地开动了。郑雅丽他们在站台上追着跑着，向他挥手道别……

运送新兵的闷罐子专列，将李铁兵和其他八百名新兵，从宝鸡直接拉往湘北洞庭湖畔的南江市。李铁兵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这次远行让他开了眼界，他很是兴奋。遗憾的是，闷罐子车只有四个透气的小窗口，列车行进中是不能像旅客列车那样观赏沿途景物的。要看外面的景物，必须挤到透气的小窗口前，踮起脚来才能看上那么一眼。

闷罐子车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列车行驶两三个钟头后，就会在一个车站停下五分钟，让要方便的人上厕所。至于喝水，就靠每人一个军用水壶，出发前灌满水。吃饭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到了吃饭的时候，前方有关车站早就做好了准备。按照要求做好的饭菜用几十辆送餐的小车推到站台上等着，上面盖着棉被保温。等闷罐子车在站台一停下，车站服务人员立即掀开棉被，把一份份事先装进塑料饭盒的饭菜送到新兵手上。他们接过饭菜，或站或蹲，马上就吃，不允许有丝毫的犹豫。因为包括上厕所在内只有半小时的停车时间，这半小时除了吃饭、上厕所，还要把水壶灌满水，否则，直到下一顿饭这段时间里就没有水喝了。

一般来说，早餐比较简单，一份面条或者三个大包子，或者是卷子馒头什么的，外加一份汤或者小米、大米稀饭就解决问题。午餐和晚餐就要复杂些，一般都是菜和米饭。饭菜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但分量足能保证吃饱，而且味道也可口。菜不会少于三样，一般都是两荤一素。有时是辣子鸡丁、红烧鱼块再加一个炒白菜、炒花菜什么的；有时是回锅肉炒蒜苗、卤鸭块再加芹菜炒香干什么的。这些新兵们不论是来自城市或者乡村，平时在家里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

至于睡觉也很方便。闷罐子车事先都清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每人都有一块两米多长、一米五宽的塑料布，摊开铺在地板上，再打开被包就是地铺，丝毫不比旅客列车的硬卧差。

这列运兵专列 12 月 15 日早晨八点整从宝鸡车站准时开出，新兵们大多来自农村，多数都是第一次登上火车出远门。大家都非常好奇，争着在透气的小窗口轮流观赏沿途的景色。李铁兵也不例外，他挤在窗口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累了这才离开窗口。回到自己的地铺上，却发现有个和他穿同样武警服装的矮胖新兵正喝他水壶中的水。

李铁兵正要说：“你是怎么搞的，连自己和他人的水壶都分不清？”

不料那矮胖新兵却笑嘻嘻地先开了口：“对不起，早晨出发时我没来得及灌水，一路忍着，嗓子都渴得要冒烟了。没经过你的允许就喝了你的水，不好意思了。咱们都是穿武警服的，以后就是战友了，下次等我灌上了水请你喝。”

本来李铁兵想责备他几句的，见他这么说，忙改口道：“没关系，出门在外谁都有遇上难处的时候。你也是武警？说不定咱们以后还是在同一个部队呢！”

矮胖子高兴地道：“如果真能在同一个部队，那太好了！你家是哪里的？”

李铁兵道：“我家在太白县靖口镇。你呢？”

矮胖子道：“我叫郝金标，我家在留坝县坪坎镇，你家在靖口镇？啊哈，上个月我还去过靖口镇，我舅舅就住在靖口镇！”

李铁兵一听，把刚才矮胖子没经过允许喝他水壶里的水产生的不快忘得干干净净，高兴地道：“那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啊，我们是老乡呀。我叫李铁兵，等到了部队上，我们就是老乡加战友了！”

中午饭是在武功车站吃的。吃晚饭时，列车停在西安车站。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李铁兵从小就听说过，西安是陕西省最大最热闹最繁华的城市。从进入西安市郊起，就看到了许多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与山区的低矮窑洞形成强烈的反差。

李铁兵多想列车停一天，让他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娃逛一逛省城，看一看省城的大商场，看一看省博物馆、大雁塔、小雁塔、临潼的华清池，还有那闻名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然而令他遗憾的是，列车并没有多停一分钟。和中午一样，列车一停稳，新兵们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紧跑到厕所方便，方便之后，又争分夺秒地吃饭。吃饭时，李铁兵想起老师讲过的西安特色小吃，老孙家的羊肉泡馍，既经济又实惠的特色饺子宴，浓香甜美的黄桂稠酒，这一次路过都无缘品尝了，心中不免感到一阵遗憾。他决定以后路过西安，一定要留下来好好玩几天，品尝品尝那些有名的西安小吃，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不会比吃便饭贵到哪里去。西安站送上来的晚饭也很可口，红烧肉炖土豆、小干鱼炒辣椒、大葱炒香干，新兵们个个都吃得喜笑颜开。吃完晚饭灌上开水，正好也到了开车时间。



到达南江市后，新入伍的武警战士都留在武警支队新兵连，进行为期五十天的封闭式集训。集训的要求十分严格，体能消耗大，非常艰辛。集训的内容从基本的队列动作、内务整理到擒拿格斗、城市及野外围追堵截战术和射击、投弹要领，最后还要进行阅兵演练和实弹射击考核。新兵连的训练，是要把这些刚入伍的新兵，完成由老百姓到武警战士的转变。

训练场地是在一个大操场上，光是立定、稍息、齐步走、正步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这些基本动作就训练了一周时间。可别小看了这些基本动作，这比在学校上体育课的要求至少高出两个层次以上。单兵动作必须标准规范、干脆利落，不能拖泥带水。每一步由分解动作做起。如正步走，脚掌抬离地面二十公分不能多也不能少，胳膊甩前的位置不能高也不能低，甩后的角度不能大也不能小，教官是要用尺子量的。不管是横队还是纵队，整体动作必须整齐划一，有一个人不规范都过不了关。一周的基本动作训练下来，一双新胶鞋就被磨破了。

内务整理也是李铁兵完全没有想到的。每个寝室的所有人员，茶缸、脸盆、毛巾必须摆放成一条线，挎包的带子都要长短相同，挂在墙上高矮完全一致。被子的叠放不但要大小一致，摆放的位置相同，还要像豆腐块一样有棱有角。打被包时，被包带要成三纵两横，松紧适度，并在一分钟内完成。

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和动作，却将这些新兵小伙子弄得洋相百出，令教官啼笑皆非。比如在进行队列正步走操练时，一名外号叫做竹竿的瘦长个新兵在抬脚的分解动作中，由于单腿站立不稳，由摇摇晃晃直到仰面跌倒，摔了个四脚朝天，痛得他躺在地上龇牙咧嘴地直哼哼，引得全体新兵当场一阵哄堂大笑。教官强忍着笑，严厉地喝令道：“起来！”

有一天正在进行队列操练，天突然下起雨来。初冬的天气，虽然是在南方，雨点打在脸上还是冷飕飕的。“哗”的一声，新兵们不约而同地散了队，都争先恐后地往房檐下去避雨。教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大声道：“谁叫你们解散啦？马上给我集合，站好！全体都有，听口令——面向我成三列纵队，立定！向前看齐，前后看齐，稍息，立正，稍息。”

接下来，教官对他们一顿狠批：“我们是谁？是一群野鸭子吗？是一群乌合之众吗？！我们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就要有铁的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刚才我说解散了吗？下雨就不打仗了吗？下雨就不能执行任务了吗？没有命令，别说下雨，下刀子也不能动！”说罢，将三路纵队变为方队，冒着大雨演练起了“齐步走”“正步走”，雨水已将教官的帽子淋透，顺着帽檐往下滴答着。

操场上一些低洼处已经积满了雨水，行走中有的新兵遇到水洼便向旁边躲